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 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代詩文集彙編 四二九

教經堂文集十卷教經堂詩集十二卷教經堂談藪六卷 徐書受撰

一

劉端臨先生文集一卷 劉台拱撰

二七九

詩義堂集二卷 彭輅撰

三〇五

金華山樵詩前集五卷孤鳴集一卷鷗鵠吟一卷吾亦愛吾廬寤語一卷嘉慶

選人後集二卷泛舟集一卷泛舟吟摘鈔二卷春帆集一卷前後懷人詩鈔

二卷除夕紀懷詩一卷金華山樵詩內集一卷金華山樵詩外集一卷 師 範 撰 三三七

西陲竹枝詞一卷 祁韻士撰

七二一

濛池行稿一卷 祁韻士撰

七二一

教經堂文集

序

歲在辛丑朱荀河先生自閩歸京數向余稱海內能文之士而尙之其一也不數月先生卒尙之來京師余知尙之能文而不知其來尙之知余爲同學人而不知余之能知尙之也今年冬甫與尙之相遇於荀河先生家兩不相識先生之次子少白爲兩人通名始欣然執手各出其所爲文數篇余益知尙之能文而尙之益喜予與同調越數日尙之盡出其所爲文若干卷示余予閱之竟夜考其生平羣居燕處羈愁感嘆無不寓於其中又能中正和平綢繆反復愈出而愈不射余於是作而

歎曰孔子嘗謂詞達而已矣傳曰言者心之聲也是心有所不能已於言者而後辭以達之言以聲之也易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是有其辭有其言而尤不可以不文也余嘗竊怪世之易其言者或有得於心而徒以鄙俚淺近之詞筆之於書硯然竊附於能達其心之語而其說不行或徒事於文不識古人所以著述之意而徒以風雲月露之辭自矜綺靡又或轆轤鉤棘艱深其辭至不可句讀以自揜其卑陋而其辭益險且蕩於是言與行違文與學違而古人所謂達其心之所欲言與言之可以愈遠而愈新之意終不可以復合矣今尙之有

志於古而天性淳美溫恭愷悌是其學之有得於心考也天倫之感觸緒紛來比事屬辭克肖其意是其心之有得於學而能達之於辭者也是能肆好其風爾雅其韻而紛紛郁郁於文章者也而尙之猶自謂辭尙不足以達意言不足以動衆文不足以薄古人涯涘而揖讓乎堂奧克虛懷善下懇懇勸詢度諒諒於通人達士下及一知一解之流一似竟不自知其已足以行遠者嗟乎尙之年尙少氣正銳持此志也以往其尙可量也哉其尙可量也哉余故樂與之交因書其所謂教經堂文集之端以識余兩人相見之難而相得之深也且以表經堂文集

序

二

悲不得起笥河先生於九原而聞吾兩人之上下其議論也乾隆五十年乙巳史兆蘭撰

教經堂文集目錄

第一卷 書

與趙星渠辨論詩同異書

寄溟槎先生書

鹽山寄姊書

與錢獻之書

山左上補山先生書

與友論匹嫡書

上陸方伯書

答孫淵如書

上弇山先生書

與簡齋太史書

第二卷 序

錢雲門石城詩集序

贈徐詹林序

表經堂文集

目錄

一

王氏家譜序

送劉映萱南歸序

送周星頤出宰建德序

武城縣志序

繆在璇時文序

孔門易緒序

東都大年會序

河南府志序

贈楊西河赴粵序

劉中峯七十壽序

陳宜人七十序

畢弇山先生壽序

張太守壽序

第三卷 記 碑

棟花書屋記

墮水記

弃菴記

渡河記

僅足居記	汪節婦畫像記
太白廟碑	重修金龍四大王廟碑
第四卷 說 論 議	
達說	春如字說
子同生論	名實論
于忠肅論	賸卒議
第五卷 傳	
孫貞女傳	王夢鵬傳
吳王貞烈諸女紀畧	姜節母紀畧
楊貫夫先生傳	
教經堂文集 目錄	二
第六卷 墓誌銘 墓表	
楊厚莽公暨配吳孺人合厝誌畧	
先姊宜人墓誌銘	狼山鎮中營遊擊段君
墓誌銘	杜毛氏夫人墓誌銘
賈元長墓表	光祿大夫刑部郎中前
刑部侍郎杜公神道碑	
編修程魚門先生墓表	伯父海陽公暨配薛張
孺人墓誌銘	袁簡齋先生墓誌銘
第七卷 祭文	
哭徐鰲文	祭季父文

祭毛夫人文	祭李侍御文
祭陳文學文	祭曹州太守文
祭亡妻文	告亡妻引柩文
瘞醫文	祭王秋塍文
祭唐太夫人文	
第八卷 哀辭 跋	
莊然一哀辭	毛吳傳哀辭
董玉露哀辭	陸燾哀辭
書兩道士	書春如院本後
詩音表跋	畫羅漢跋
教經堂文集 目錄	三
九栢圖文	
第九卷 行述	
先祖事跡述	先妣孺人行述
亡妻行畧	
第十卷 賦 儷體	
柳枝賦	慧山烟雨賦
鏡影賦	九日登吹臺集王子安
滕王閣序字各成七律二首予亦集序中字卽	
爲之序	謝補山公送月餅酒肉
香梨啟	謝司寇惠寄貂帽青鼠

清代詩文集彙編

四

表畝

上陸方伯啟

上秋帆先生啟

修志與十縣啟

重刻子史精華跋

王弼林花燭帳詞

得樹齋上梁文

教經堂文集

目錄

四

教經堂文集卷一

武進 徐書受 尙之

與趙星渠辨論詩同異書

昨奉書見責意若導其愚而勉其所未至僕何以得此於足下哉僕平居每嘆夫人怙過矯飾而傷忠告者之心與固執一見往復辨難不窮祈必申其說甚者嫌隙相抵而不已凡此皆所深鄙寧於責躬而反蹈之顧於足下書旨反復多有未達不得不再申其說試平心而垂察焉前見錄明孝廉楊鷗海咏物詩二首僕意頗不許而偶加評不謂遽逢盛怒以一詩之微一字之貶惟恐重誣古人而嚴辨不屈如此推是以往當必不苟爲附和侃侃獨申其是非此其用心不賢者而能之哉第所以責僕則失其道矣今足下既首推楊詩使其集誠爲不凡足與古人相雄長則雖二詩果卽庸陋如僕言短之者且不止于僕而於彼何損乎僕方未得見其集之誠美而於短二詩者何有且謂僕曷嘗以其所見狗其所不見并其學其人而詆之哉僕未之有而強加之若將喪其生平聲色加厲是未卵而求時夜竊已過計恐僕未必然也况謂邑無詩人僅存碩果而其述作亦惟是詩之爲著夫人之立身各有本末楊之賢能使人

信之於後如此豈碌碌無所建白而是詩縱極其工僕亦不過咏古非可與雅頌表裏必不當廢審惟如是則是楊果不足多也則足下自欲推尊古人而反蔑之烏在其爲智哉且當爲足下陳其大者揣足下意若以僕私智自用不能虛心受教其爲人容或有所未悉至於以南朔區別以鄉邑爭勝而疑僕有私則大謬矣且曰弗爲一方所笑又曰自茲當避其鋒不敢復見益何見之晚也僕少有志於學惟不喜妄交及其既厚集益非少僕之友之非徒仰其文采議論偉然不凡抑以其人強直明慎實足以裨益其身而取之也數子者或以道

教經堂文集

卷一

二

義或以學問雖嘗獨居而知已未之敢忘及其處事面折可否各能不阿其好不肯苟爲隨同而方寸坦然肺腑可出相示言論如浮雲之過眼了不復存芥蒂於胸中頗自負異於世俗之所謂交者若必恐失其意姑爲相欺庶幾乃可要終此齟齬小丈夫耳君子而不同易貴是乎卽如僕交足下亦愛其厚重朴質猶存古風今果有以規僕此僕之所深願也獨奈何以私測我哉韓子曰緘封在骨髓耿耿空自奇以謂無知之者耳竇則所持愈堅所見愈達道者天下之公器淺深純駁各隨其力之所得互鄉之童孔子不拒曷嘗有方隅之限

哉僕蹤跡所至輒與其賢士大夫游得一善從之唯恐不勇嘗讀史至朋黨門戶之說相攻不厭竊深憾焉惜乎足下之見未融也雖共鄉里或所親厚亦豈得毀譽於其間耶若僅以與已見不合而斥之則尤不可昔者歐陽文忠論杜范諸公罷政事狀言雖歸於盡忠而其所以見各異故於議事多不相從蘇文忠又言介甫文非不善而患在好使人同已是故政令之出關於國計尙當各行其是毅然不同而況於語言文字之卑卑者將必盡人莫違而後快設使足下不幸而貴顯其尙可語天下事耶昌黎嘗柳州嗜浮圖而柳州譏其不能作史

教經堂文集

卷一

三

論者兩存之未嘗以此相薄朱陸講學紛紜不以偏廢蓋友者友其義徒以一言之細故而遂不能忍不已甚乎况僕之所爲其不足責也明矣苟或與已刺謬當告其故而解之亦何必嗷嗷之至於此也足下意思深長不宜以一見之參商而遂肆憤激殊失和平之度矣言詩異同自古有之未暇畢舉足下素謂好古知人論世毋亦置別臧否於其中耶抑有之乃無不當於理耶是何殊同浴而譏裸程相笑何已時也僕不欲嘿嘿聊用自明抑固有意督過之姑先嘗試以觀其受言之樂與否將有以大發其覆而匡正其非是僕已得所望於足

下敢不竭其愚誠書受頓首

東經堂文集

卷一

四

寄溟槎先生書

先生之知我者不可謂不至矣然當其出遊而告之曰
人涉世深者其天趣淺子少負過人之性能不汨沒於
道路乎某聞而聳然未有以應也及於今半歲而乃更
深愧乎先生之言若是則何其不幸也方某北行知吾
父有歸志非某出以謀食乃不得代而去而會父得官
又以遠道戚戚於是始以某之來爲悔矣旣聞吾祖疾
重一夕倉皇而歸而使某熒熒獨留於此夫人生孤客
千里外雖所傳聞異詞適以滋惑况吾祖肺病寒至必
嗔方且憫憫焉懼又况所聞之或者其實乎夫祖疾不
及侍又重父以奔走憂傷之苦於某之心宜如何而可
也是以入秋以來忽忽若亡隨所感觸夢生怪異精神
不屬魂魄驚悸會疾發過愛其身姑多爲自欺以亂其
思因憶是行也先生嘗微諷之是吾負先生先生不負
吾也其諸隱有覺於先而知其必有悔於後耶而某之
愚未知察也今旣蕭然無所資以歸久留抑鬱必傷其
性望先生且先與一消息甚於飢渴耳

東經堂文集

卷一

五

鹽山寄姊書

悲哉事固有悞之須臾而悔之終身者姊不足復有愛於我也其未行則謀之姊姊告我曰吾父客久若不得去而代終歸而無以資奉養者夫孫之於祖不忍離則子之念其父者情益迫因相向揮涕決然而遂行其後心氣悸動忡忡然若恍忽不能自持蓋不料諸父之盡出終以祖無故而瘞爲憂在途而瘳疾作濡滯兩月之久始見父於鹽山其時父以得官將入蜀憂道迂遠不能卽迎養啜泣終宵達明始寢有三呼名者應而起固辨別爲祖音聲而實非夢尤心惡之豈知祖卽其日考教經堂文集 卷一 六

終感通之速乃若此耶祖之神靈無不之千里外如戶內也尙忍言哉及踰此日更一百五十二日而後聞喪人情之悲無過生死之別生而離死而不相見不知已死之猶以爲生則稅喪慘又甚焉最先得王先生書稱惟吾母爲婦旣長而賢而孝赤貧無助變起倉卒惟以至誠感格人皆匍匐來救以禮成喪凡其所悲哀於心勞瘁於形靡勿至發函號慟幾不欲生念少常多疾事親無狀今又去而違之會不若姊爲女子能竭其力嗚呼凡若此者何以贖哉其有遺訓及於不肖母以恐傷其心而勿告姊雖至親愛於予如何

與錢獻之書

往同舟北首足下以幼孤而羨予獨得重聞之樂未嘗不哀孝子之志而竊自幸其遭旣復爽然若失悄然以悲忽而廢離何其愚之甚也先祖一諸生性慈厚自喜節儉而好施獨其孝友不愧于古處人所難堪而安之如飴向與足下偶言其端而未可以殫述蓋欲表彰其親者多不自量其分辛楣先生今世之歐公也會且踵門以請銘誄之文夫山林伏處之士一善之足名君子所不忍沒於此賴以發其潛德之光曾南豐寄歐公書求爲先集序所謂此數美一歸於先生其情何以異哉教經堂文集 卷一 七

記曰無美而稱之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書受今以所睹記纂集先祖事迹一卷聊以引其哀思僕素行因循茫然無以權於變以其所爲且不足責前撰同學一首於知已稱道不敢過情亦頗以見其言之不欺今僕於王丈私有慚負惟私告足下

清代詩文集彙編

山左上補山先生書

書受在門下日淺未有以異於庸人而閣下乃嘗拯我於困阨之中此非恒情所可及也昨驅車至境上知閣下所過供給最薄務敦廉恥崇節儉立威嚴不讓不矜政有根本愚以爲施之此方三者尤亟閣下旣嚴峻廉潔若此而又干以私雖他人固知其不可竊獨料齊魯之地文敎必先學官敎士之長也而今無所事事書院山長之設所以佐其不及也而今不問人之短長此誠在上之責所當別擇而今也不自量乃竊有願焉且其寄食於外久矣實亦不能無所資以遊此則書受之私

秦松生文集

卷一

八

也然亦有故可以告人而不作者自老父解官幽憂三月脾胃受病室常屢空夫貧何足嗟獨以老父不得休息人子之事固宜如何其初亦欲就升斗之祿以爲養矣顧四遐之區未可預必卽使得至其地有擔囊獨行而前耳書受又非敢如此也以是計雖迂癡心實哀懇閣下至廉而愚又至拙除文章一事亦安所干之而安所用之少時好讀韓子之文以爲如彼其賢而當貧困饑寒乞哀於人之語不免已過輒亦笑之況今所處無攀援之望薦辟之事尤其瑣瑣可憐者然終懷不能已區區自陳亦足見貧士之多而安其遇之愈難矣閣下

倘得無意於此乎無任屏營之至

秦松生文集

卷一

九

八

與友論匹嫡書

古者妾見夫人夫人不答拜謂之主母亦曰女石孽處
比於婦事姑而加賤所以防微杜漸定仇儷之分辨嫡
庶之閑也足下登第服官儼居民上悼亡買妾人誰不
知今日當退爲房老而顧以爲內子而欲斧之耶君子
恐其遂也幸跡猶未彰而莫爲曲突徙薪之客倘非下
問則亦勿敢諫矣足下必有說以處此爲不逮事嫡乎
勞可念乎子皆其所始乎抑莫之制爲所脅姑陽予而
陰奪之也夫名不正則言不順雖妻妾亦從其始立之
名而已文君琴也而奔相如紅拂妓也而歸李靖此皆
教經堂文集 卷一 十

才人傑士不以配耦爲嫌妾卽出微固猶愈於亡與改
雖然其越禮而合未聞旣屈節而又上僭也則始已妻
之而不疑矣足下子慧而妾果勞寵之異於羣妾也可
匹嫡則不可溺愛而假以齊體之名將憎其室而亦降
纖蒲之列貽笑四方恥莫甚焉昔賈充置左右夫人李
洪之二妻妬競往來如讐浮薄爲世所譏迺並耦而非
勝故律令有妻更娶者妻妾失序者分別其所坐之條
足下奈何蔽帷簿之私使法吏議其後哉且夫苟徇之
以名彼臧獲之仰食者宜無不奉約至其宗族交遊親
戚或相腹誹或相訕謗者有之若內賓傳母姑姊妹娣

娣之問尤不肯少爲借是則求榮而轉辱欲蓋而彌彰
不待智者憬然而立悟又雖庶人不免於口實况儼然
爲民望而姬侍六珈象揄衣命婦之衣尤襲朝章而招
物議釋例曰婦人繫夫之謹妾不得已而繫之子故妾
母之見於經者尊其生母皆視嫡蓋母以子貴而然然
則子而既貴天子且許之馳封而主父顧獨不得榮之
何也汪荅文妾無服辨謂天子自貴其卿大夫之母主
父自賤其妾律與誥勅並行不倍者也以此而推妾雖
微何害必有待於其子之顯榮也審矣唐段成式之言
曰士大夫喪妻杖竹謂之過頭杖彼以父服我以母

教經堂文集

卷一

五

服報之使足下妾且死則杖乎否乎又使嫡有子將服
繼母之服乎嫡雖亡逮事不逮事無以異有子與無子
亦無以異也且子不爲生母之黨服爲其父兄莫可考
故以賤絀俾獲伸其私於母而絀於母之黨小不可加
大卑不可凌尊聖人之制也王充無外家裴秀母自傷
微賤側聞如夫人者有兄椎魯殆同於竈下厮夫如是
其子他日卽褒顯所生而斷不屑謂之爲舅雖或者知
其難以強矣名分至嚴別白宜蚤喻之以莫掩之實而
勉之以有待之榮則其勢不禁而自止王衍不云乎非
第我言不可李陽亦言不可某不憚爲李陽婦順備而

清代詩文集彙編

一〇

后內、和內、和理、而、后、家、可、長、久、鍾、繇、老、而、納、正、室、足、下、
老、而、憂、失、德、幸、終、已、之、

教經堂文集

卷一

士

上陸方伯書

朗夫先生執事聞之韓子曰未嘗求之不可謂下無其人未嘗干之不可謂上無其人愚竊以爲未有不相知而漫然可合者故下之知其上也難而易而上之求其下也易而難奚以明之夫祿位愈盛與人愈濶根本之地無由而窺然而順風而呼聲非加疾躬被者一遯慕者千故曰易知也若夫一介小生喟然不苟輒異恒流亦必有樂饑無悶矜重而不一自明者此又豈求之猝可得哉伏惟執事峻潔廉直難進勇退獨以遭逢今天子特達之知寢以大用清風勁節著於海隅吏畏民

教經堂文集

卷一

士

悅不勞而遍其於當官執持雖鄉里後生妄冀更欲有所補助猶掘勺泉而注滄海實豈所堪然書受自以知執事者固已不淺矣既自諒能知執事而猶恐執事不免以衆人遇我則布衣濶絕將使執事誠何由而信之也耶書受弱冠出遊卽知執事敦尚實學處盛若素嚴氣正性出之和乎至於尤人所難則仕宦內外數十年未嘗一日不忘乎其位一事不盡乎其職一人不罄乎其誠此蓋得之執事之啓某君其時會旌麾未出固宜無所隱於執事是其言不阿及去年孫補山先生介書受進謁公廨卽之溫然過以體貌退而自喜以爲若湯

潛菴陸稼書諸公平生所慕望而不得見者今庶幾遇之何其幸歟既思士倘不克自振拔恒懼姓氏乃爲大賢所知否則雖古之著道德而能文者亦每上書自列未免亟求知於人然且非因饑寒之迫卽有薦引之望在於書受今日其情尙不如此也書受蓋少篤於師友之間海內鉅公或學足相資或事有可感以至始既論交終事有若凡其人必君子頗與俗士附勢者異抑書受經稔然小人也性不習無益之事拘拘於禮法固窮不悔持之益堅非不用心於世務講求乎吏術然量力而試稱才而予恐無以應物而預定其陋又可知矣惟

教經堂文集

卷一

古

當吾世而有大賢不獲常與周旋以練事而廣識心竊以爲未足惟執事念相知之難如彼嚮往之勤如此雖芻蕘之言未必有得若使從容侍問亦不敢自儕於庸人少偶喜爲詞章要其謫薄而無足采者敢獻曩所爲文十篇貧無書人詩乏別本欲乞一言以導甘苦夫執事居古方伯之位十郡之吏待謁其庶務待理食常吐哺盛暑不輟而書受以無聊之人進此不亟之說斯亦愚者之驗也如它有所私與利於執事而爲之者則惟厭而絕之書受再拜

答孫淵如書

交遊之衰有二過嚴病於刻覈過厚病於姑容求全門非匿怨亦失故古之人絕交不爲激割席不爲愚乃得足下寄書而有名士不可恃之歎若猶重隱忍而護惜者僕竊以爲過矣夫名士猶名儒也必也特立獨行彬彬乎質有其文而后行修而名自立若其人則心厭之已久烏足以盜此名耶且聖人論士先孝弟而次之以信果今其人仰不免李定無母之譏俯不殊徐渭殺妻之惡而復傲復以罵座貪鄙以嗜財若此尙不得謂爲庸夫而謂之爲士乎哉或者以其工於文辭而惜之此

教經堂文集

卷一

古

又惑也立身一敗萬事瓦裂有文無行工亦不傳無源之泉立待其涸戕本之木不崇朝而枯蓋未有本源既喪而可復俸其餘者或又推其學出於荆公荆公不幸負惡名而至其文雖警者莫能貶僕意更不許之故何也荆公果不幸負惡名而流毒天下究其初不過學術之偏若夫廉耻自好有聞於時賢如歐公且稱以剛而不屈卽嫉之如明允亦止以不近人情斥之夫夫也不得以是爲比况學本貌襲之者耶僕始誦其文而亦愛之及偕張虎拜客於剡中然後更數數見察其議論伐同立異無是非之公僕偶正言以規窺其色若撓而意

大沮僕私訝以問虎拜乃知卽足下之所爲足下曩與億生雅存應尾相從遊意不能耐而假爲先聲之嚇道僕倖直尙氣見將廢之老拳夫乃悟其撓且沮者魄蚤奪也客聞之皆匿笑僕生平未嘗言人枉惡與詞人之陰私悅而愈益習聞其倖於是踪跡日益踈而毅然告絕然則士生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一玷清議終身廢棄若吾黨中雅存應尾之奮勵億生虎拜之慈祥以及足下內行之淳茂而又皆善蓄光彩庶無惡乎通人名士之口又安得以夫已氏蝨其間且足下亦何待於今而始嗟其不可恃也僕以爲非徒不可恃抑不可與

教經堂文集

卷一

夫

作緣揣足下意得勿曰泛駕之馬尙可爲調良斯馳之士猶冀其改行而未忍顯屏之又大不然彼則蕩檢踰閑既嘗獲罪於名教譬如魚餒肉敗雖欲爲五味之和而不登於鼎俎尙何待其悔改爲哉抑僕聞之其人每入場星輒爲鬼物侑美隱譴難逃甘心罷舉是知鬼神斯以一名不欲使與當世之士比肩而立明矣足下負盛名而抱時才方將致身廟廊激揚清濁以振發一世之士氣豈可優柔寡斷以啟君子不擇交之漸而長小人無忌憚之心是則雖鳴鼓攻之市朝撓之唾其面而斬其舌可也否則遠之絕之而終不以齒之亦可也吾

教經堂文集

卷一

七

儒既求無病於已尤必有裨於人僕所以進此言者勉足下爲勇決耳此一人一事其小者也語云狐裘雖敝未可補以黃狗之皮喻人臭味各殊不雜以非其類僕及足下天資畧近少峻厲而常寬和願相與切劘其所短者而已

上弇山先生書

某頓首白昔人云伸於知己而絀於不知己竊以爲知己之難非特其知之有至有不至也其知之至者或力不足以振之力足以振矣而地之相違時之不相值亦莫可如何苟是數者幾矣而且掖而進之又從而中泥之終莫得以造就而收其用然而受知者方不以一身之通塞爲已慮而必私量其所知之人果異於世俗之相取而又能不枉性以求合斯爲可尙耳伏惟執事一撫秦再撫豫先後歷重鎮幾二十年非謂俗盡又安更盡嚴肅無失所貽一夫之嗟而當事變猝乘爲能持以

教經堂文集

卷一

七

定力不使擾於神明以是知

聖天子若此其倚畀久而委任專在位莫不以有勸而興所被浸以滋廣固已然矣獨以某一介小生稍知向學貪而乞食半廢於道途而獨常篤於師友之誼夫曰知己者非一之可罄也蓋有知己之言有知己之事有知己之遺其致不同而歸於知之則一平生自念落落數公中懷感激而莫知所報若蘭泉荀河石君三先生識於弱冠之歲不惜餘論獎成始慨然知自植立庶幾其有聞是有知己之言也擬臺杜公不以事之利鈍易其初終休休有容終賴以瞻八口而脫於凍餒是有知

已之事也曉嵐補山兩公官京師時嘗欲薦爲秘校會以事辭免事雖未成亦不可謂非知己之遭也然而不必三者之兼之而後乃得遇執事而執事之知某較爲尤難何也羣公皆積日累月而僅乃得之獨於執事不以書生見雜出於儔人之中而又相接時少固無從而辨其短長而某之慕望而願托於門下藏胸臆者十五年幕客東有雅存淵如諸君貽書相招徒以率於身事而不得往爲恨豈知閣下一見卽能破常格而收之無異十五年在其門視其爲吏不啻爲書生日也雖古人寧復有是哉當某初抵大梁乏一二之交而抱不測之

教經堂文集

卷一

七

疾荷執事日以醫至且索方以酌其藥物之宜否又復不遺詞章之末技且許其性情之純摯而以遠大爲期則是舉前所云知己之言之事之遺者揆之某於今日殆庶幾焉夫今之保舉卽古之辟命其不輕舉固以防夫狗人情納賄賂以愚論之奇才固斷然不出賄賂之中真賞亦不必定在人情之外苟非習熟果操何道以信之且今人之以薦而得官者亦僅矣獨執事以修省志奏舉莊所料銷算城工奏舉錢站以自隨佐幕奏舉王復大凡懷才抱志窮阨之士莫不忻然若在其躬而況某親與斯刻其事之濟不濟不當分也爲其愛

惜而矜重者均也。然某親老苦貧憚於涉遠前年執事總制荆楚再三欲辟某攜以去會旌旄又留今者之行復申前約某既以私累不獲從嘗誦歐公荅范龍圖書謂奏記有不待修而堪者始敢以親爲辭近謀升斗情實重遷深懷辱命之憂竊無匡佐之效且夫苗夷兼控求治爲難糾結盤根乃別利器執事誠思得剛直之士以振其靡廉潔之操以培其本登高勢激何地無材某幸且優游數年以講求乎吏事盡心於其職猶日在執事之門無異也蓋不知我者跡類於苟安而知我者諒慙於所乏惟竊聽而加察焉

教經堂文集

卷一

三

與簡齋太史書

某曰人苟負一世之重名享希有之奇福而名不可以苟致福不可以倖邀是故以三閭長沙之志而無年以長古玉川之才而不達樂天永叔遇亨矣而引退不蚤華陽終南身退矣而爲樂不終則兼者難獨執事能兼之入應鴻詞之科出有循吏之譽乞身於未壯旣耄而優游今世士大夫若此皆百不獲一某心竊慙焉又常於先達鉅公間有稱執事之政術舉其一二出於尋常繩尺之外者有言極園林山水之娛亦且或以聲色之嗜爲執事病者然而某固未登執事之席抑且未讀執

教經堂文集

卷一

三

事之所爲詩伏而誦之蓋非有天資學力俱絕人者不能以爲心乃聳異既而遂又得執事之所爲文益再三而誦之然後知古文之失傳久矣自竹垞愚山堯峯望溪諸家之文具在吾未見其止今得執事之文而止執事之文固醇而後肆若是哉無不造之意無不達之詞不襲前人之形貌而獨萃其精英且如近代之名臣勛德無不見於其文是故世有文富范韓則必有歐蘇爲之彈誌以相資於不朽而其於論古與策時務諸作爲尤工是則執事識足以決疑畧足以幹事特未盡見者